

卡罗尔·希尔兹作品

Larry's Party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 著 刘云波 译

Carol Shields

拉里的家宴



课外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CAROL SHIELDS

Larry's Party

拉里的家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6-5034

Copyright © 1997 by Carol Shield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里的家宴 / (加) 卡罗尔·希尔兹 (Carol Shields) 著; 刘云波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Larry's Party

ISBN 978-7-5135-9649-7

I. ①拉…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540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出版统筹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责任校对 李佳星

特约审校 黄雅思 齐肇楠

封面设计 净相设计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649-7

定价 45.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6490001

目录

第一章	拉里·韦勒生命中的十五分钟 1977	1
第二章	拉里的爱情 1978	15
第三章	拉里的父母 1980	41
第四章	拉里的工作 1981	63
第五章	拉里的词汇 1983	83
第六章	拉里的朋友 1984	105
第七章	拉里的阴茎 1986	129
第八章	拉里公司 1988	157
第九章	迄今为止的拉里 1990	177
第十章	拉里的孩子 1991	201
第十一章	拉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1992	223
第十二章	拉里的服装 1993—1994	251
第十三章	拉里其人 1995	271
第十四章	拉里的生命组织 1996	289
第十五章	拉里的家宴 1997	313

第一章

拉里·韦勒生命中的十五分钟

1977



拉里·韦勒错拿了别人的哈里斯花呢上衣，直到他把手塞进口袋里时，才发现不对头。

他把手径直伸进柔滑的口袋里，五个指头使劲向下摸，想在他熟悉的旧上衣口袋里寻找揉成团团的纸巾、镍币、银币以及他和多丽最近看过的所有电影的人场券的存根，还有那些像陨砂一样，一旦钻进衣缝就再也不会掉出来的小绒絮片片。

这个口袋——今天的这个口袋——却大不相同：里面干干净净，犹如一个滑溜溜的空谷。他在口袋底部摸到的针脚也不像他上衣口袋的针脚。现在，他的指尖像是在一个美丽的衬里的小海里滑行。他用手去抓纽扣。纽扣是皮的，实实在在。还有，那上衣的袖子足足长出来半英寸。

这件上衣的价格要比他的那件高一倍。瞧那料子，瞧那衣缝！看得出来，这件上衣是经常被送到洗衣店干洗的。还有一点，从那高挑的肩部就可以看出，这件上衣夜间是挂在粗粗的木衣架上的，就在一排擦得锃亮的皮鞋上方，以便使花呢的经纬线重新吸收氧气。

他本该跑回咖啡店，去看看自己的上衣是否还皱巴巴地搭在椅子背上，可是现在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多丽还等着和他在六点整见面呢。再说，这会儿正值交通高峰，附近又没有公共汽车站。

嗨！——他想——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一件上衣吗？一个人光顾像卡普里咖啡屋这样的地方，几乎等于宣布他的上衣不想要了。这样看来，今天发生的一切无非是交换一下上衣而已。

他决定不乘公共汽车。他要步行，穿着这件漂亮的新哈里斯花呢上衣溜达。他伸伸肩膀，好使困在袖子里的肩膀放松一下。他先把右

肩往前耸，然后又耸左肩，想使自己的胳膊抡得圆一点，好让指头露出来。喂，大人物来了！小心大人物哟！

衣袖轻轻地摩擦着手背，痒痒的，但不是痒不可支。

后来他看到，袖口上的纽扣也是皮的，比前襟上的扣子小一号，但样式是相同的。那是一种十字交叉图案，就像一个山核桃馅饼被切成四瓣，只是小扣子上的各瓣是相互叠压的。你可以用手指摸到图案的凸起部分：四块扇形皮子互相叠压，皮子的边沿在扣子的内圈呈波浪状。这些波浪相交于扣子的中部，然后下沉，在一个黑色的中心消失。扣子上有一个黑孔，像一个数字0。

打从十一年级时上几何课以来，扇形一词拉里大约有十年没有想到过了。

上衣的颜色是几种浓淡不同的棕褐色的混合：浓重的烟草色底色上点缀着淡淡的橘红色斑点。斑点的颜色非常淡，绝不会有人说：“嗨，这家伙的上衣上到处是橘红色的斑点。”一英寸¹开外这些斑点就看不到了。

拉里不喜欢橘红色，起码不喜欢衣服上有橘红色。他记得他在麦克唐纳中学读高中时，他的泳裤是橘红色的，而且大了两个尺码。当时他老是担心自己那个容易勃起的部位露出来。这恰恰与大多数的孩子相反，他们故意展示那个部位。他家里的人素来羞怯，他的妈妈、爸爸，还有他的姐姐米姬，都是如此。羞怯一旦渗入血脉，就无法摆脱。而多丽呢，她洗澡时走来走去，居然连浴室的门都不关，真是这个家庭里的另一种典型。

1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合2.54厘米——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他也穿过橘红色的袜子，鲜艳的橘红色，但没有穿多久，很快他又重新穿起了白袜子。那是一种运动袜，有三种图案可供选择：袜子上部带有红色条纹的，带有蓝色条纹的，或不带条纹的。就连拉里和他的朋友比尔·赫舍尔这些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孩子，也是每天穿着厚厚的运动袜。这种袜子一买一包，一包三双，大约穿一个星期就烂得全是窟窿。你还老在想：嗨，真便宜！这么低的价钱能买三双！

在拉里的一生中，他穿白袜子穿了好长时间，有整整一个时代那么长。

他通常是不扣上衣扣子的，可是今天，走着走着，他突然想把那些皮扣子扣上一颗，中间的那一颗。结果感觉很好，正好遮住肚子，又不算太紧。那人的块头肯定跟他差不多，胸围四十英寸，胖瘦适中，正该他走运。比如说，如果那个人捡起了拉里的那件旧上衣，明天他非把它扔进垃圾堆里不可。不过，起码今天他不会只穿一件衬衫在温尼伯转悠，因为这个季节的夜晚还很冷。再说，据预报今天还有雨呢。

哈里斯花呢实际上是不透水的，这一点知道的人并不很多。你也许会认为，那么厚的毛料肯定会像海绵一样吸水。其实不然，雨水会直接从表面滑落下来。这是在赫克托服装店男装部做事的一位见多识广的老人告诉拉里的，那还是十来年前赫克托服装店停业以前的事。拉里知道，那不仅仅是一种促销宣传。那人的上衣翻领上佩着一枚圆形小徽章，上面印着“本年度最佳销售员”。那人说，他们的那些绵羊身上长着一层特殊的、涂了油似的长毛，可以防水。这下拉里明白了：绵羊白天黑夜待在雨地里，靠的就是这层毛保护。

多丽一直想让他买一件卡其布风衣，可他不需要。有了哈里斯花

呢上衣，还要风衣做什么？人走路的时候是不愿意穿得臃肿的。他经常步行，那是他思考问题的时刻。他总爱把他的想法像哼小曲一样哼出来，而且还带着一种迪斯科的节奏：我的名字叫拉里·韦勒。我是个花卉图案设计师，年方二十六。我在沿着圣母大街步行，在加拿大国，在温尼伯市，年份是1977年，月份是4月。此刻我正在使劲地想，想着饥饿，想着迟到，又想到下半夜的销魂时刻。我在想，穿着别人的哈里斯花呢上衣，我心里的感觉是多么舒坦。

小轿车呼啸而过，撒下一串喇叭声；大卡车每两秒钟便驶过一辆；人们互相喊叫着。四周一片喧嚣。然而，就在这喧嚣声中，拉里仍能听到自己身上发出的一种微弱的滑动声。拉里听到这种声音已经有两分钟了。哧啦，哧溜，哧啦，哧溜。这声音是从拉里·J·韦勒的身上发出的。他并未觉得这种声音多么令人讨厌。事实上，他很喜欢这种声音。他只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响。

他匆匆走过三倍价值商店，走过葡萄牙人殡仪馆，走过橱窗里摆满滑雪设备的大迈克商店。那家商店里挤满了身着春装的顾客，斜纹粗布上衣、宽松裤，等等。然而他们已经在提前考虑冬天了。他们头脑里想的是冬天的大雪，而不是漂亮、炎热的海滩。这正是拉里欣赏多丽的原因之一——她是一个只考虑眼前的人。下雪的时候她想的是雪；春天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她想的是再买几双凉鞋。

这不，此刻她就在做这件事——趁着鞋店买一送一的促销买凉鞋。拉里知道，这时她很可能已经拿定了主意，可是她曾告诉她说她要等他来商店以后再买。她想弄清楚拉里是否喜欢她挑的凉鞋，尽管对拉里来说凉鞋就是凉鞋，不过是一堆带子而已。

多丽可知道钱该怎么花才最有效。她把庞德罗萨公司优惠五十分的赠券积攒起来——凭那些赠券省下的钱可以买一大片牛里脊肉、烤土豆和沙拉，总共有一元零六十九分呢。她听到一个谣传：下星期鞋价将削减一半。于是她对鞋店的人说：“喂，您能不能把这些赠券给我保留到下星期三、星期四或别的什么时候，让我按那时的价钱买鞋？”

拉里终于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了。那是他走路时上衣的衬里来回摩擦肩膀的声音，也有上衣的衬里在他的衬衣袖子上上下下滑动的声音。他走得慢时声音就小，他抬起手臂朝街对面那个他连认都不认识的人挥手时声音就大。街对面那人也向拉里挥挥手，他在竭力回忆拉里是谁——嘿，那边那个身穿非常漂亮的哈里斯花呢上衣，大步流星往前走的人到底是谁呢？

实际上，除了拉里，街上再没有穿哈里斯花呢的人了。事实上，那些人从来没有穿过。拉里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谁穿过。这种料子就像一种戏装，几乎是老古董了。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拉里即将从雷德河学院（他拿花卉艺术毕业文凭的地方）毕业的时候。那一届只有两名男生和二十四名女生。毕业典礼不是在礼堂，而是在自助餐厅举行的，要求非正式着装。那么，穿什么才算不正式呢？套装或者别的什么？结果呢，姑娘们穿的都是平时的便装，而两个男孩子则选择了夹克衫和长裤。

有一天，拉里随母亲去了赫克托服装店，他母亲对那家商店非常信赖，他们就是在那里发现哈里斯花呢的。这种疙疙瘩瘩、凹凸不平的毛料既光滑又粗糙，既重又轻，看起来像纸币，摸起来像麻袋，表面有许多柔软的小毛毛。售货员说：“嗨，穿这种料子的上衣到总理

府参加宴会都成。”拉里过去从未听说过哈里斯花呢，可售货员说它是一种传统产品，还说它永远也不会过时，像铁做的一样耐穿。接着，他的母亲插话了，说这种料子如何如何耐脏。售货员说，咬咬牙，减价百分之二十。就这样成交了。

拉里几乎天天上身穿着哈里斯花呢上衣，下身穿着牛仔裤去花人商店上班。那衣服简直穿不烂，从来都不显皱，也从来都不显脏——起码直到今天拉里错穿了别人的上衣之前是这样。哈哈！怪不得哈里斯花呢哈里斯花呢的，果然名不虚传。

拉里从事花卉图案设计纯属偶然，也是一种侥幸。拉里离开学校后闲了几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母亲给雷德河学院打电话，要学校给她寄一份有关火炉修理课程的小册子。她想，火炉人人离不了，尽管经济状况时好时坏，炉子总是必须得买的好东西。哎呀，肯定是因为哪位老先生玩忽职守，结果阴差阳错，小册子竟是从花卉艺术系寄来的，讲的是花卉，而不是关于火炉修理。拉里的母亲多特坐在那里一边翻看小册子一边跺脚，一边又不住地对着小册子上常春藤图案的糊墙纸点头，似乎在说：对呀！对呀！花卉图案设计的确有前途。

然而，拉里的父亲并没有过分高兴。拉里知道，父亲是在想，花呀草呀，那是女孩子的事，而不是大小伙子的事。就好像他的独生儿子可能是个同性恋者，现在才刚刚开始显露出来似的。他的确出席了在自助餐厅举行的拉里的毕业典礼，可眼睛却不知道往哪里看。就连斯塔尔太太给拉里戴玫瑰花环，以表彰他得了平均分第一名的时候，拉里的父亲还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地板呢。

拉里很快便在花人商店找到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去年10月

份，拉里负责为市长举办的宴会设计餐桌中心的花卉装饰。电视 13 频道甚至还播放了宴会的实况。市长站在那里发表演讲，餐桌上摆放着麦穗、桉树枝和小兰花。兰花！对一般的纳税人来说实在太昂贵了。但花人商店有一项规定：假如他们的顾客事后不拿走的话，他们可以把花送到医院的病房里去。所以，这的确不能算是浪费。这是一种联系社会道德观的纽带，也是对职业作风的强调。商店要求雇员仪表整洁。男雇员的头发最长只能到肩部，长四分之一英寸都不允许；领带打不打随意，但上衣必须得穿。拉里的哈里斯花呢上衣就是到这时工作时买的。

拉里不禁想：这样崭新崭新的上衣，他们为什么只顾埋头干活而不肯抬头看看呢？

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拿起来穿的时候就没有注意，为什么人家就非得注意呢？那天他到柜台去要卡布奇诺咖啡。他并不是真的想喝咖啡，可现在却天天去喝，而且一要就是两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先，下班之后，他总要到酒吧去喝几杯啤酒。多丽担心他喝酒太多。她确信，他的脑细胞正在被酒精杀死。细胞一个一个地消失，就像圣诞节的一串电灯泡一个一个地熄灭一样，却没有任何别的细胞可以用来替换。

“你为什么不改喝咖啡呢？”她说。打那时起，拉里便开始光顾卡普里咖啡屋。那个咖啡屋离花人商店很近，拐过街角就是。那地方并不起眼，但他们把卡布奇诺咖啡引进了这座城市。开始，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人——像拉里店里的同事——到现在也不知道。可拉里去尝了，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一喝两杯。人们见他五点半

钟一进门就要咖啡，也都开始喝起卡布奇诺咖啡来。

他喜欢自己在咖啡里加肉桂。他喜欢看着肉桂在整个泡沫区扩散成薄薄的一层，而不是黏成一团悬浮在杯子中央。这时候，你拿起振荡器，从杯子右侧大约两英寸的地方轻轻叩打两次，轻轻地，空气中就会出现一股柔和的肉桂雾气——你简直可以看到雾气悬浮在那里——然后，肉桂便会均匀地沉入杯子，覆盖整个杯底，就像温尼伯去年夏天的尘暴，用它美丽的、均匀分布的尘土覆盖了所有的岩石，所有的树叶，所有的牵牛花花瓣。

许多咖啡店已改用一次性的塑料杯子，而卡普里咖啡屋却仍然使用旧式的带绿边的白杯子和碟子。拿这样的杯子往嘴边一放，你就会觉得它的确太厚了，简直跟舌头和嘴唇一样厚。嘴唇和杯子一碰，就像接吻似的，顾客们很欣赏。他们对这种正统的杯碟非常喜欢，临走的时候总要把空杯碟送到柜台。拉里肯定也是如此：把空杯子送回柜台，放上五十五分现钱，然后拿起椅子背上的上衣。不过，这一次却是另一个人坐过的椅子，要不就是那人已经穿上拉里的上衣走了。错误可能是双方造成的。当时，拉里很可能正一心想着和多丽见面，想着他们打算当晚看的电影《马拉松运动员》——这是他们第三次在一起看电影——想着看完电影后要到她那里去。想到此，他的那玩意儿开始骚动起来。

他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两人躺在她的床上。她说：“来，咱们操吧，操，操，一直操下去。”

认识她两个月之后，拉里对她说：“难道你非得那样说不行吗？干吗不直截了当地说‘做爱’呢？”

她表现出受到伤害的样子，脸上的一些部位开始变形，尤其是嘴。“是你说的‘操’，”她对拉里说，“你一直在说‘操’。”

“没有。我才没说呢。”

“你敢说没有！你总是说‘操’这‘操’那的。”

“好好好，可能我说过，可我说的不是字面意思。”

“什么？”她困惑不解地问。

“不是字面意思。”

“你又来了，”她说，“满嘴学院派的话。”

拉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她真的以为花卉学会就是学院呢。

这两个人是阴差阳错走到一起来的。有一回，拉里带着另一位姑娘去圣安东尼大厅出席一个万圣节晚会。她——那位姑娘——身穿海盜服，戴着眼罩，佩着大刀，全副武装。她还用描眉用的铅笔或别的什么东西给自己画了个小胡子。这可惹烦了拉里。他马上转过脸去，盯着一位戴着小胡子的姑娘的脸。据说，服装能够改变一个人，但也有过头的时候。那天夜里，拉里装扮成小丑。他穿着一双大鞋，戴着一顶大帽子，涂了个大白脸，还画了个红鼻子。谁愿意跟一个红鼻子一起玩呢？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位姑娘——多丽。她是跟她的几位女友一块儿来的。她打扮得像个火星人，但仅仅是有点像而已。现在你对她有了个大概印象，但你跟她跳舞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她是个古怪的外星人。她虽然穿着租来的火星人服装，却是一位柔弱、灵活、美丽的姑娘。

“你爱上那位多丽了？”两个月前拉里的父亲问他。当时，他们正坐在冰球场的看台上。像往常一样，喷气机队又要赢了，周围的人

们发疯似的欢呼。拉里的父亲转过脸来问拉里：“这么说，你爱上那个姑娘了？那个叫多丽的？”

“什么？”拉里问。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孤零零地站在冰面上的守门员。那人的块头跟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差不多，戴着面罩和护腿板。当冰球落到冰面上时，他正表演踢踏舞呢。

“我说的是爱情，”拉里的父亲说，“你听见了。”

“我喜欢她。”几秒钟后拉里回答道。他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说些什么。父亲的问题在他的思绪周围设置了一道防线，挡住了这些天来日日夜夜折磨他的烦恼，使得那些烦恼一时间离他而去。

“可你还没有爱上她？”

“我想没有。”

“仅仅是喜欢她？”

“是的，但很喜欢。”

“你已经二十六岁了，”拉里的父亲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二十五岁。”

听他的口气，好像拉里已错过了最后的期限。

“不错，二十六岁了，”拉里说，“大老爷们儿还住在家里。”

他感到自己那清瘦的面庞一下子表情慌乱起来。他喜欢这种慌乱。它是如此出乎意料，充满刺激和危险。爱情哟，爱情！

“住在家里没什么错，”拉里的父亲有点生气，背过脸去说，“我说过你住家里错了吗？”

拉里穿着偷来的哈里斯花呢上衣，一边用银镜子照着自己，一边沿着圣母大街往前走的时候，又把他和父亲的谈话在脑海里回味了一

遍。花呢上衣在他身上摇来荡去，重心随着他的步伐在两个肩膀上来回移动。它像是个活物，在他体内，又在他体外。那上衣好像是一套住房，他可以搬进去住，弄一个新电话号码，再买一套新餐具。

这时候，他意识到他爱上了头脑迟钝、容貌漂亮的多丽。他在恋爱，真的是在恋爱。知道这个事实的感觉就像是撞上了火墙，还是迎面直扑上去。这使他吃了一惊，但并没有吓得惊慌失措。你一个人就可以坠入爱河，用不着站在那里去讨好别人。你自己就可以。你沿着一条大街迎风走去。一帮你不认识的人从你身边走过，差一点撞上你，可你并不介意，因为你正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他突然忘记了多丽那么小的一张脸边何以会有那么多头发，也忘记了他何以经常会对那些脸盘儿较大、头发多少适中的姑娘们产生情欲。

他看了看表，心里犯了愁。他知道她现在还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钱，怀里抱着鞋子。她会先发两秒钟的火，接着，一看到拉里的上衣，她会用手上上下下地抚摩布料，拨弄纽扣。

然而，麻烦的是明天。但愿明天拉里和他的新上衣不会惹出麻烦来。他可以穿着这件上衣去上班，但五点钟时他却无法再去卡普里咖啡屋。人们一看见他进去马上就会抓住他。嗨，伙计，正找这件上衣哩。人家报案了。

等一等！这是个误会。

一个误会会引起另一个误会，再引起又一个误会。人们随时会产生误会。误会太多了，也就不再是误会了。于是，误会便成了主动和被动的指责，将你推来搡去，弄得你身不由己，就像好运和厄运一样，也如同你在毛骨悚然地穿过一条隧道，隧道拐弯你也得拐弯。